

哪一瞬间你突然理解了父亲的难处？

我爸，54 岁，得了阿尔茨海默症。

为了照顾他，我从北京回到老家。照顾他最难的是，他总是走丢，一个月能走丢十来次。

等我找到他时，他站在我母校门口，拎着一條金鱼，还把我认成了我曾经的老师。

「程老师，我们沈佳怎么还没出来，我都等了大半天了？」

「我买了鱼，要煮给她吃的。」

「你看见我们家小佳了吗？」

那一刻，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1.

我爸走丢了。

又丢了。

这个月已经是第 12 次走丢，打破了上个月的记录，根据我对我爸的了解，工厂、湖边、公园棋摊上找准没错。

挂断电话，明明手中还有一堆事儿没忙完，但我还是只能急匆匆的往回赶。因为，我爸不是个普通的老人，他患了阿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

路上，我联系了邻居朱大妈，再次确认了一下我爸走丢的事儿。

「我敲了半天门，就是不开，后来，我在你家院子里望了半天，还是一个人影都没瞧见。」

「对了，小佳啊……我记得，你不是给你爸买了那个什么追踪器吗？」

我无奈的一笑，扫了一眼那个一动不动的追踪器。

「没用的，朱姨，他把那玩意给扔家里了。」

自从得知父亲患病，我做了很多应对措施。我第一时间就给他配上了最新款的追踪手表，仿照工牌制作了写有他姓名和住址的「身份卡」，挂在脖子上。甚至，我还打印了厚厚一沓卡片，写着我的电话号码，塞在他所有的口袋里。

但父亲觉得难为情，总会将定位器、身份卡偷偷扯掉，小卡片有时也随手丢掉。我的努力在他的顽固之下，显然，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病确实很残忍，患者会慢慢失智，性情大变，到最后甚至会变成大小便失禁的瘫痪。」

每每回想起医生的叮嘱，我的心就要再沉一下。

三年前的我刚满三十，风华正茂，是国内某旅行 APP 公司的高管之一。算上股息分红，我的年薪可以睥睨我所有的同学。从年薪不错的在京高管，到三线城市青年旅社的老板娘。

这一切，都是在我爸发病那天结束的。

2

前方的路况有些堵，我只得绕行。

这条路，怎么那么眼熟啊？没过两分钟，我就明白了自己为何会有如此感觉。

七慌八忙的，我竟然开到了自己曾经的母校——文津小学。

那时候，老沈还是个大高个，走哪都喜欢给我来个「大扛脖儿」。只不过，他是个工人，每次来都穿的脏乎乎的。小的时候不嫌弃，可到了三年级后，自尊心作祟，我就开始躲着他了。

就像他现在躲着我一样儿。

「他的意识跟正常人完全不同，所以经常会昼夜颠倒，作为家人一定要看好他。」作为一名合格的「病人」，我爸从不辜负医生。

他把大夫说的每一条病症，都给我好好落实了一遍。

当时我刚回来，事业也不明朗，暂时都是自己看管他的。也不是没想过雇专业的护工，但是实际考察之后，那些护工冷冰冰的，对老人始终不热络。

我心里不忍，哎，既然摊上了，那就好好伺候吧。

虽然记忆受损，但身体还倍儿棒的老父亲还是很快就对这种「管制」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爸，为了你，我已经放弃了北京的生活。」

老家的各项基础配套设施都不完善，跟我之前在北京做的完全是两回事，工作的不顺加之父亲的不配合，搞得我烦躁极了。

「你要是还心疼我一点，就好好吃药，求求你了，行吗？」

虽说是有点道德绑架吧，可那时候的我是真没什么招儿了。但事实上，对阿兹海默症的患者进行道德绑架是没用的，父亲我行我素，虽然他患病失智，但是他身体素质还不错，走起路来，脚底生风，动作又轻，常常猫一样的溜出家，无声无息。

折腾了几次之后，我只能更换了家里的老式锁，用高科技将他锁在家里。

因为朱大妈时常中午给父亲送些吃的，所以我把密码告诉了她，还想给些报酬。

「跟我客气什么，你爸能吃我多少粮食。」

朱大妈三番五次的谢绝了我的报答，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你爸可是个好人啊，谁能想到老沈临了还能有这一遭劫。」

看着我爸痴痴傻傻的模样，朱大妈由衷的惋惜。

记忆里的父亲一事无成、游手好闲、爱吹牛。

在他的身上，我几乎看到了男性身上所有让人难以忍受的缺点。

要是我还能见到我妈，我真想问问她，她当年到底是怎么看上我爸的。

说起这个，我就来气。

对我妈的事儿要不就是胡编乱造，我爸要不就是支支吾吾。总之，有价值的消息，他从来都是绝口不提。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越看他就越像个人贩子似的。

直到一年前，我爸有次出走，那时候人家警察没从他身上找到什么有效的证件，只得不断询问他的名字。

「我叫孙爱香。」

纵然是个一听上去就不对劲的名字，人家警察同志还是负责的折腾了半天去查。

「孙爱香，孙爱香，你咋不说你叫孙尚香呢！」

赶到警局后，听了人家警察同志的描述，我当场气得血压直奔180.

可随后，我才知道，原来孙爱香是我妈的名字。回去的路上，父亲似乎也知道自己做错了，没敢多说话。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哭了。有崩溃，有委屈，总之真的崩不住了。虽然我在北京工作也很难，但是一次没哭过。

但是面对至亲的失智，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无能为力。

3

停好了车子，我终于赶到了家。我们家住的老式的胡同，楼层并不高。

仔细查看了一遍，我终于发现了父亲的「越狱轨迹」。微微扭曲的窗户框上还挂着一点衣服的布条，孤零零的飘在风中。

「呵呵，真牛！」

我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阳台上。早知道，还不如选择保守治疗了呢。

父亲的病不是没由来的，三年前，父亲才 54 岁，突发了脑溢血，在保守+治疗二选一的时候，我选了治疗。

事实证明，我对了也错了。

手术是成功，可是父亲也没有躲过手术后遗症，患上了老年痴呆。父亲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个年纪该有的思维模式，变成了一个单纯的麻烦制造机。因为担心父亲随时可能会溜走，我已经罹患上了深度的失眠症。

手机铃声拉回了我的思绪，叫我不得不回到现实里的一地鸡毛。

是助理，又来催我开会。「跟合作方推迟一下，我这边还有点儿事，可能要耽搁到明天。」

挂了电话，我内心奔溃，这三年来，哪怕是从北京回来，我也无数次因为我爸耽误了公司的事儿。

这一次我终于下定了决心。

我要找到父亲，然后，给他送到最高级的疗养院，再给他请一个金牌看护。

4

「朱姨，辛苦你了。」

身边的朱大妈是我爸的老同事，也算是看着我长大的。

「辛苦啥，我当是遛弯了。」

虽然身材走形，皮肤松弛，但是朱大妈到底嗓门依然洪亮，走起路来也不费力。

哎，要是我爸脑子还清醒，能给我省多少事儿啊。

「你爸年轻时候干过不少热心的事儿，我这也正好能回报他一点。」

记忆里的父亲，绝对没有朱大妈说的这么高大上。

一事无成，游手好闲，吹牛才是我爸的人生组成部分。

我只当她是跟我客气，笑笑没搭话。

「嗯，我现在去厂里找一下。」

按照之前我爸走丢的经验来看，无非就是他之前工作的工厂、钓鱼的湖边，还有公园的棋摊。

在这三个地方找准没错。

「我现在刚好也没啥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朱大妈十分热情，我点了点头，现在心烦意乱极了，有她陪着路上也能有人说说话。

我开车带着朱大妈来到了工厂。

因为改制，原本的工厂早已经荒废掉了。

可没准在父亲的眼里，这里还在等着他去上班呢。

「你小时候总在这儿玩，你还记得不？」

朱大妈热情聊着天，开启了话题。

「零星记得一点儿吧。」

我撒谎了，因为我记得其实很全。

我记得我爸是工人，直到我高考结束，他也就只是个工人。

那个时候的工厂，并不像现在的大厂，996，阶级固化。

只要你愿意努力，还是有很多晋升机会的。

可是我那个「安于现状」的老爸爸，却从始至终没有展现过一点点上进的意识。

从小到大，我年年没考出过年级前三，就如同我爸赚到的工资一样稳定。

「沈佳好好学习是对的，她爸是工人，我爸是厂长，我就是考倒数第一，也不愁找不到工作。」

这是我人前的好同桌，背后议论过我的话。

处于青春期的我异常敏感，回家就开始质问我的老爸为什么那么不要强。

他倒好，一边给我盛着饭，一边无所谓的打哈哈。

「吃饱不饿不就得了嘛，当厂长多忙啊，有功夫陪自己姑娘吃饭吗？」

「我宁愿一个人吃饭。」

我的嫌弃是真心的，可父亲还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

他依旧每天穿着脏兮兮的工服，蹲在校门口等我。

隔着老远，我就开始躲着他，转而从侧门离开。

不明真相的父亲却依旧痴痴的等。

「许春红，你接孩子的时候看见我们家小佳了吗？」

「沈小兵，我们小佳是不是留在学校里值日了？」

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着急的父亲拉着人就开始询问。

殊不知，我却早已经「另辟蹊径」回到了家。

直到今日，我自己经历了巅峰，又为了照顾父亲被迫退掉股份，偃旗息鼓，从头做起。

我也终于敢承认了自己年幼的想法。

其实，我一直都看不上自己的爸爸。

他用自己的「一事无成」做了我一生最好的反面教材。

5

眼看着我就要朝着车间走去，朱大妈却一把拉住我。

「错了错了，办公室在这边。」

我愣了，难道朱大妈也糊涂了？

「我们不是要去车间吗，去办公室干什么。」

又一次找到爸爸就是在工厂大门，所以我理所应当的以为他是来老车间「忆苦思甜」的。

「什么啊，老沈以前明明是坐办公室的啊？」

朱大妈睁大了疑惑的双眼，陷入了回忆之中。

「我记得那个时候每次去交材料，我都能蹭个茶水儿喝。」

朱大妈爽朗的笑声里，有着对青春无限的怀念。

但是我，却一脸的疑惑。

这是第一次，我开始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疑惑。

「你爸那时候可真风光，当时他进厂的时候，多少人惦记他啊，他可是厂子里第一个学历好的……啧啧，多金贵啊。」

学历好？

开什么国际玩笑？

朱大妈眼中的老沈怎么听起来和我眼中「一事无成」的老沈，不太一样呢？

带着疑惑，我和朱大妈继续前行。

「谁啊，工厂内部不许乱进啊。」

一道有些浑浊的男声自身后响起，引得我和朱大妈相继回头。

「郑书记，好久不见了。」

看清了来人后，朱大妈三步并作两步，朝着那人走去。

年老的男人扶了扶眼镜，也向着我们走来。

「是冶铁车间的朱素英吗，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

老同事相见，彼此都很热情。

「这是你姑娘，看着咋不太像呢。」

很快，这位老书记就发现了我。

他理所应当的把我认成了朱大妈的女儿，毕竟我们也没差几岁。

「哪有，这是老沈家的姑娘，以前在北京做大领导的……这不老沈生病了，孩子孝顺，回来管他爸了。」

「老沈，是厂里原来的那个沈志刚主任吗？」

等等，这怎么又成主任了？

要说是朱大妈一个人记忆错乱也就罢了，这凭空出现一个人，就是串口供也没有这么快吧？

「郑伯伯，你也记得我爸吗？」

这位带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有点那个 90 年代领导的范儿。

「你爸爸当年那可有名了，不管是抓生产还是搞改革，都是一把好手。」

「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在办公室当主任，天天忙到后半夜，就那一个月仅有的两天休息，老厂长都想留他给大家组织学习。」

想起当年，这个郑伯伯不无遗憾的说道：「也就是你爸后来强烈要求下车间，要不后来厂长换届，谁上任可真说不准。」

面对这忽如其来的事实，我显然有些错愕。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前途几乎是他整个社会存在意义里的重中之重。

放着那么好的发展不要了，反倒要去车间？

唯一的回答，只能是——他的脑子，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不好使了。

「他为什么要下车间啊？」

「因为办公室虽然上长白班，但是夜里不让走，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 2 天假期，但是工人岗位不一样啊，上四天就可以回家休三天。」

他望着我，有些遗憾有些慈爱的笑了。

「你爸说了，姑娘太小了，他就是在单位睡觉也不安生，也不枉费老沈当年放弃了前途，你如今终于也成才了。」

郑伯伯的话里有着老辈人牺牲的自觉。

「对了，你说老沈病了，咋回事？」

朱大妈开始细细碎碎的讲述起我爸的病情。

我却有些焦虑。

我要找到我爸，跟他好好问个清楚。

6

「改天有空，我去看看老沈啊。」

告别了热心的郑伯伯，我和朱大妈又朝着下一个地方赶去。

我买了一杯冷饮递给朱大妈，心里的愧疚越发明显。

「朱姨，真的太辛苦你了。」

「没事，这大热的天，你爸能去哪呢？」

我心里很快有了主意，不在工厂，肯定就在湖边。

「前边有个垂钓湖，去那看看吧。」

「老沈还爱钓鱼，是吧？」

朱大妈一脸的疑问，这是今天我俩第二次有了分歧。

不过这也没什么，毕竟朱大妈和我爸也就是个邻里同事。

他们又不是 24 小时生活在一起，有些个人的爱好不了解，也是常事嘛。

「他挺喜欢的，以前总去。」

为了确认自己的想法，较真儿的朱大妈立刻开始在记忆中搜索证据。

「不可能，你爸都不吃鱼的，怎么可能还会蹲一天去钓鱼？我可记得当年有次工厂大庆功，支起来三口铁锅炖大鱼……」

「那味儿，香拐了都，他愣是可一口都没吃啊。」

朱大妈言之凿凿，笃定得仿佛就是昨日发生的事情一般。

听朱大妈这么一回忆，我似乎也想起了一些曾经的生活片段。

我是尤其爱吃鱼的，不管是海鱼还是河鱼，不论是清蒸还是红烧。

甚至是很多人难以下口的刺身，每每都能叫我大快朵颐。

「多吃鱼，多补脑，我的闺女将来一定最聪明。」

记忆里父亲每次都会帮我把刺给挑好，只留下鲜美的鱼肉给我。

而他，仿佛真的没怎么吃过鱼。

至少在我的面前，确实没怎么见过。

「嗯……我们去找找看呗，这儿离我家也不太远，没准儿溜达着就去了呢？」

「行，快点找着你爸才是重要事。」

半信半疑的，朱大妈跟着我继续前行。

入伏的夏日有些闷热，但是依旧抹杀不了那些垂钓者的热情。

隔着大老远，我就听见了儿时的长辈李叔正在同人高谈阔论。

「我跟你们说啊，钓鱼绝对是个熬人的活儿，能在这儿熬住了的，都是……。」

「老李头，又在这儿吹牛呢。」

朱大妈百无禁忌，对着李叔一顿调侃。

「朱姐，你把鱼都吓跑了。」

正在侃侃而谈的李叔朝着我们撇了一眼，笑着抱怨了几句。

「你们又不会钓鱼，还来这儿捣乱。」

不知道为何，记忆里除了李叔，其他钓鱼的人仿佛都对我爸有点偏见。

「老沈又不知道去哪儿瞎溜达去了，这不，我和小佳出来找他了嘛。」

朱大妈是个快嘴的，把我爸走丢的事儿说了出来。

「李叔，你在这儿多久了，看见我爸了吗？」

我有点难为情，但还是开口问了一嘴。

「你爸这个点儿不能来，我们还没开始扔鱼呢。」

一个头发稀疏的大爷随口附和着，旁边的几个人也开始零星的笑了起来。

「老蒋头子，你别在孩子面前胡说。」

李叔明显有点生气，怼了身边的男人。

「我胡说啥了，那老沈年轻的时候不就喜欢不劳而获吗？」

那老爷子也不是什么善茬，当着我的面儿这就开始揭我爸的老底儿。

「哎呦，我可记得清楚，哪次我扔桶里的小鱼他保准得凑过来。」

原来父亲的一大爱好竟是这样的，我也有些尴尬了。

「切，就是个捡白剩儿的。」

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这个大爷说的我竟然有些同感。

说到底，父亲从小给我的印象无外乎那几个词。

一事无成，游手好闲，吹牛大王。

「放屁，那些鱼老沈一条也没拿回家，都放生了。」

李叔也是真的生气了，直接站了起来。

「老沈确实不太会钓鱼，但是他心善，每次他都会好好留桶水，把那些小鲫鱼，小鲤鱼收好，自己走到三里外的池塘给放生了。」

李叔已然是有些激动了，这话必然是真的了。

「人家现在生了病了，可不能再冤枉人家了。」

「李叔，天气热，您千万别激动。」

害怕老爷子有点什么不对，我急忙站出来，将他拉倒了一边的阴凉处。

7

「李叔，您喝点凉快的，顺顺气儿。」

我拧开了冰爽的汽水，给老爷子递了过去。

斑白的额角有细微的汗珠滑落，这个记忆中的中年男人也已经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

「他们平时里乱说也就算了，当着你的面还瞎咧咧，也就是你爸现在有点糊涂了，要不我懒得跟他们约。」

李叔的眼中蒙上一层雾，似乎陷入了关于过往的回忆。

「你爸年轻的时候就个心善的，不仅对人好，对那小鱼小虾的，也有大爱啊。」

「姑娘，你千万别听那几个瞎说，你爸从不占人便宜。」

虽然脸上还冒着汗，但是李叔目光如炬，坚决不允许有人随便编排我的父亲。

「老李，老沈他真的那么爱钓鱼？我咋记得他都不吃鱼呢。」

朱大妈憋不住了，率先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他不吃，家里不有人吃吗？」

李叔似答非答，我立刻就懂了。

「最早是我爱钓鱼，你爸瞅见过几次，就来问问打听，其实垂钓没啥技术含量，就是打发时间。」

「那时候不像现在，网购出那些多钓具啊，漂饵啊什么的，牙根儿花不了几个钱。」

说到这儿，李叔有点不好意思。

「你也知道你婶，凶巴巴的，我被管怕了，出来躲个清闲。」

李叔两口子这么多年，磕磕绊绊的熬过来了，也是一种幸福。

「你爸也属实是个有定力的，花花世界诱惑那么多，他愣是守住了，宁可坐一天钓鱼，也不去扯那些花花肠子。」

说到这，李叔竖起了大拇指。

「佩服，着实佩服啊。」

李叔的话说的挺含蓄的，但是我还是听出了他的意思。

没错，印象里爸爸真的没有和哪位阿姨有过「密切联系」。

别人吐槽过我爸是工人，也暗讽过我没妈。

但是关于爸爸的「花边新闻」，倒是一条都没听说过。

虽然我妈的去处我始终费解，可是不管是明着还是暗着，我爸都算得上一个「单身汉」。

在我高中之前，没少有媒人想要给我爸介绍，可惜都没有下文。

「虽然后来你爸为了照顾你当了工人，但是还是干出了个先进，当时有省里来开会的干部看上你爸了，要调他走。」

「他去上了一个月班，就因为你生了病，又回来了。」

李叔说的事我似乎也有印象。

他说的大概是我小升初那年，父亲忽然给我报了个管吃管住的学前班。

那一个月，习惯了父亲家常菜的我，根本吃不惯那里的饭菜。

偏偏我又是死倔死倔的，宁可饿着，也不吃不可口的东西。

李叔接下来的话直接让我的心情跌到谷底。

「哎，可惜了，你好了，他却因为不肯留在那儿，栽了。」

「这事可叫他得罪了不少人，后来就算表现再好，也没升过一级。」

今天，就在这个父亲常年驻足的池塘边，借着李叔的口，父亲平凡而又艰辛的职场生涯被铺开，血淋淋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也是当爹的，要是让我为了孩子牺牲那些多，说实话，我做不到。」

不知不觉之间，我的眼眶竟然有些发酸。

事到如今，有些事我必须搞个清楚，弄个明白了！

「李叔，我妈，到底去哪儿了。」

这个问题一出，老爷子立刻下意识的皱了眉。

憋了半晌，李叔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的沉默加剧了我的焦虑。

「李叔，这事儿您一定知道……」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他们彼此都选择保守一个共同的秘密。

8

「哎，小佳，你让我说什么呢……」

李叔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甚至为了躲我，提前收了东西，逃回家去了。

刚才还有些闷热的天，忽然开始变阴了。

父亲肯定还是要找的，但是我也不好让朱大妈跟我一起淋雨。

「朱姨，我回去取车，你等我一下啊。」

取车的路上，我心情变得更加的焦灼。

迫切的想要见到父亲。

只可惜，很多事儿，伴随着他的失智，仿佛成了永远被不会被揭穿的秘密。

一想起爸爸曾经的那些「杜撰」，我就觉得吹牛大王非他莫属。

他说妈妈当年一眼就相中他了，追了他好几条街，才要到一个名字。

他还说自己当年当兵退伍后救过人，英勇事迹传遍十里八乡。

他还跟多年前随便买了只股票，结果后来暴涨，他发了笔小财。

可惜的是，这些都是他的日常吹牛而已。

但是，今天从朱大妈和李叔的嘴里，我似乎又了解了一点关于父亲的事。

虽然他依旧还是那个爱吹牛的他，但是不妨碍他在我心中的形象高大了些许。

9

「要是前边棋摊儿也没有，我就得去派出所了。」

车子离那个小棋摊子越来越近，我却依旧没有看到丝毫形似父亲的踪影。

这个老头，到底去哪了呢？

把车子停好之后，我不死心的走进了小小的摊子。

「哎呀，这不是小佳吗？」

「你爸没来，要是来了我和你张叔肯定给他送回去。」

「小佳啊，看你这满头大汗的，又找了一天吧。」

眼前所见的都是父亲的老工友，老邻居。

除了我的爸爸，这些人也都是看着我长大了。

爸爸失智之后，我屡次的寻找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这些老人们都知道了我父亲的情况。

「来，喝口水。」

热心的老人递来一瓶饮料，我之前一直维持的淡定在此刻瞬间破功。

「我和朱姨都找了一大圈了，半个人影都没看见，这大热天的，眼看着就要下雨了，他到底去哪了啊！」

「你爸那人靠谱，没准现在人已经到家了呢。」

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手忙脚乱的安慰着崩溃中的我。

「他还靠谱啊，他就会吹牛，天天给我惹麻烦，我都找不着他了。」

见我不满，朱大妈看不下去了：「老沈又当爹又当妈啊，小佳你可不能那么说你爸，啊！」

家里同样有病人的，倒是也为我说了几句公道话。

「哎，其实这几年也辛苦小佳了，毕竟伺候那样一个老人实在是难为她了。」

面对众人的埋怨，我的面子也有点下不来台了。

「朱姨，我没对我爸有意见，但是他确实不靠谱啊。」

那些被我拆穿过的谎言，被我一一摆到了众人面前。

「你就说吧，我爸一直说自己当兵的时候下水救过人，可是他连游泳都不会，怎么救人啊？」

「还有，他还跟我吹牛，说什么自己买了原始股，发了财，结果后来我才发现，我爸他连基本的 K 线都不会看，他怎么炒的股票啊？」

「对了，最重要的是……。」

环视周围的老邻居，我将那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再一次抛了出来。

「关于我妈，他到现在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就是这样做爸爸的，叫我怎么觉得他靠谱啊。」

我的质疑换回的只有沉默，还有几个人明显有些为难的神色。

「小佳，你爸的确当过兵。」

我循着声音转头，看见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面容。

「赵叔。」

如果是别人的话，我肯定不信，但如果是赵叔……

说句有点不好意思的话，他曾经是最理想的父亲形象。

赵叔是位参加过越战的老兵，实实在在的真汉子。

他对老婆很好，即使没有孩子，依旧相爱如初。

他为人上进，转业后依旧在岗位上发光发亮，直到退休前已是地方的高官了。

最难得的事他为人谦逊，从来没有不靠谱的行径。

总之，他和我们家「老沈」南辕北辙，完全不同。

「至于你想知道你妈的事，我来告诉你。」

众人有些错愕，我也有些吃惊。

「好啊，我是真的很想知道。」

现如今，他竟然主动回答我的问题，我正巴不得呢。

10

「你爷爷在你爸高二那年，死了，你爸被迫辍学当了兵。」

「他被分到炮兵连，我的老部下手里。」

赵叔坐进了我的车子里，面对面开始叙述那些陈年旧事。

「起先他不服管，因为觉得不能念大学太委屈了，甚至差点想要潜逃。」

「后来，我的老部下，也就是你爸当年的班长了解到后，主动安慰他，还说可以努力表现争取将来报考军校。」

「你爸骨子里就是个要强的人，后来在部队表现的也不错，只可惜后来出了那档子事。」

赵叔拿出了烟盒，询问起我。

「小佳，我能抽根烟吗？」

我点点头，按下了车窗的按钮。

「后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他的老班长在一次演练中，为了保护你爸被炸伤了，没抢救过来。」

「你爸自此有了阴影，没过多久就离开了军营。」

「但是没想到的是，老班长的妹妹拿着抚恤金找了过来，因为老班长之前的家书里说过，想要资助你爸爸继续去念书。」

原来，爸爸真的当过兵。

「呵呵，结果老班长的妹妹追了你爸好几条街，后来还滑进了水沟。」

「你爸吓坏了，忘了自己不会游泳的事儿了，直接跳了下去。」

「正巧赶上附近有冬泳队正在做夏季训练，要不，哪还有今天的你。」

什么？

难道老班长的妹妹就是我妈？

赵叔的几句打趣，就帮我回到了那场决定我人生的邂逅。

「你爸和你妈，就这么绑上了，他念完了书，也和你妈领了结婚证。」

「我们都说他有福气，只不过没想到你妈就没那么好福气了。」

终于，我就要知道关于自己亲生母亲的事了。

我盯着赵叔蠕动的嘴唇，不肯错过他说出的每一个字。

「她是生你的时候没的……. 你爸不让说，这些年我们大家也就都没说。」

所有的记忆碎片在此刻重叠，父亲一切荒谬的行为似乎都有了最合理的解释。

「我妈是不是叫孙爱香？」

「是，你妈妈叫孙爱香，你的亲舅舅叫孙爱佳。」

我的名字，我的生命竟然蕴含着对爸爸最重要的两个人。

「小佳，你是爸爸最重要的人。」

儿时，父亲总是会这样对我说。

「至于，你纠结他吹牛的事，就是个平凡父亲的倔强。」

赵叔自嘲的笑了笑，揭开了父亲可爱又弱小的一面。

「你爸啊，就是想让你有面子，这男人嘛，一吹起牛来，难免有些撒不住，听说你小的时候可喜欢听他讲跳水救人的故事。」

事已至此，困扰了我 30 年的谜团在这个燥闷的午后，真相大白了。

我，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喂，什么，你们看见老沈了？」

坐在后座的朱大妈手机响了，我也迅速回过头去。

「快，小佳，去第一小学，看门大爷说你爸在门口呢！」

11

车子还没开到，我就看见了父亲熟悉的背影。

他还保持着以前张望我的神态，只不过身子再也无法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挺拔了。

我把车子才停好，朱大妈和赵叔就急忙下了车。

面对我找了一下午的爸爸，我的步子却快不起来了。

有多久了，我没有仔细的看看他了。

「老沈啊，找了你一下午了，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这金鱼哪来的啊，你不是还跑了一趟花鸟鱼市场了吧！」

朱大妈盯着爸爸手里拎着的观景鱼，疑惑的拧着眉头。

「爸。」

终于，我还是走到了他的面前。

爸爸转了身子，有点疑惑的看向我。

半晌，他才拍了拍头，恍然大悟一般。

「程老师，我们沈佳怎么还没出来，我都等了大半天了？」

他拎着那条金鱼，在我面前晃了晃。

「我买了鱼，要煮给她吃的。」

看着爸爸那没心没肺的笑，眼泪又不争气的留了出来。

爸爸转向了朱大妈，依旧询问着那个唯一关心的问题。

「你看见我们家小佳了吗？」

朱大妈也没忍住，低下了头。

「爸，我们回家吧。」

一拉近，我才嗅到了一股子难闻的异味。

我爸，他应该是失禁了。

在这闷热的环境下，他到底是如何忍耐着还在寻找我啊？

「哎呀，你谁啊，别拉拉扯扯的，我们小佳看见不好。」

爸爸挣扎着，躲避着我的触碰。

「好好好，沈佳爸爸，我带你去找沈佳，我知道她在哪儿。」

我含着泪眼，学着父亲当年那样，开始忽悠他。

起先，他还是有点不信我。

「沈佳爸爸，你现在不去接她回家，一会儿你的鱼死了，就不好吃了。」

最终，爸爸还是点了头，跟我走了。

不知道何时，朱大妈已经离开了，她体贴的把时间都留给了我们父女。

「阿香啊，你走了多少年了？」

走着走着，爸爸似乎又糊涂了。

「我最近记性不好，有点儿忘了呢？」

他，竟然把我当成了妈妈。

「你难产的事儿，我还是不知道咋和小佳说，等哪天她自己做了妈妈，我再告诉她吧。」

「你说我想得是不是有点远了，她小学还没毕业呢。」

父亲看着我，嘿嘿嘿的笑了，还有点害羞的样子。

他仰着头，扭着胯，姿势走到很别扭。

可他的脸，笑得异常骄傲。

「再过几十年，小佳找到个靠谱的，我也就能陪着你一起去了，你别着急，长官先给我留个位置，士兵我随后就到。」

他空着的那只手对着我，敬了个礼。

我的脸上湿漉漉的，汗水和泪水早已经分不清了。

不管是朱大妈，还是郑伯伯，或者是李叔，还有赵叔。

今天我见到的所有的人，他们都告诉了我一个我忽略了多年的事实。

我的爸爸，把日子过的稀巴烂，但是却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了我。

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鱼。

不过，做鱼的人，变成了我。

夜深的时候，那场延迟的大雨还是下了起来。

父亲被雷声震得有些害怕，竟然像小孩子一样哭了出来。

我抱紧了他，用着他安慰过我的话抚慰了他。

「别怕，只有下了雨，才能看见彩虹啊……」

「彩虹？」

爸爸有点懵，我却温柔的笑着解答。

「是小佳最喜欢的彩虹啊。」

说实话，我不知道爸爸的病是否会有好转。

但是这场暴雨过后，我一定会努力守着他，直到彩虹再次浮现。

12

半年后，一场疫情袭来，无情的打击了很多行业。

我之前身处的公司损失极为严重，很多同位置的高管相继被解雇。

老天从不会辜负心善之人，连命运也给我们父女开了后门。

因为父亲返乡的我，拿着当年那些退股的资金购买了几家医药公司的股票。

其中的一家公司率先研发出了新冠疫苗，股价飙升，我狠狠地大赚了一笔。

「爱香啊，你好像长个了呢？」

父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幸运的是，也没有加重。

他还是会时不时的想要溜走，也会经常把我认成别的人。

「对啊，因为有你给我撑着呢，我估计还能再涨一涨。」

看着股市上不断攀升的 K 线，我由衷的笑了。

原来，我的守护神一直在我的身边。

他叫沈志刚，他，是我的父亲。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